

史书之外

◎杜秀香

子,却又怕子少母壮,女主乱政,于是上演了历史上“立子杀母”的残忍一幕。君王之爱,可窥一斑,与他的帝业相较,所有人都不过是可以随时利用和牺牲的棋子。他的做法,作为一代帝王,无可厚非,作为人夫,却让人齿冷。不过班固的《汉书》倒是为汉武帝圆了一笔,指称钩弋夫人是因遭到斥责,抑郁而终。

公元前87年,汉武帝走完了他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一生。那些气吞万里如虎的金戈铁马,那些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威武雄壮,那些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情万丈,那些不灭匈奴何以家为的铁血丹心,那些惊鸿一瞥,倾国倾城的女子,那些红袖添香,轻歌曼舞的时光,慢慢变成了历史。然后,历史变成故事,最后,故事都成了传说。

故事到此结束了吗?不,才刚刚开始——汉武帝驾崩,辅政大臣霍光追封李夫人为“孝武皇后”,陪葬茂陵,祔皇帝庙,与汉武帝永远地相伴于地下,也与汉武帝永享子孙祭祀。霍光一番安排,也不枉汉武帝对李夫人朝思暮想的念念不忘。钩弋夫人的儿子,太子刘弗陵即皇帝位,是为汉昭帝。汉代祔庙的规矩是一帝一后,他只能追封自己的母亲钩弋夫人为太

后,另立庙祭祀。是的,汉昭帝的太后,而不是汉武帝的皇后。而后,汉昭帝召开“盐铁会议”、减轻赋税,用仁政慢慢修复着父亲穷兵黩武带来的国家颓废和人民怨气,扭转了西汉衰退之势,使得百姓充实,四夷宾服,掀开了“昭宣中兴”的大幕。可惜,天嫉英才,没能生下子嗣的汉昭帝刘弗陵二十一岁便因病匆匆离世。

皇帝由谁继承?权力如何交接?怎样选择才更有利于自己和家族的利益?独揽大权的霍光再三权衡利弊,选择了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昌邑王?是不是似曾相识?是不是听着耳熟?是的,昌邑王刘贺就是刘髡的儿子,李夫人的孙子。命运的天平似乎开始向李夫人倾斜。却没想到,好景不长,短短的27天后,刘贺因“荒淫迷惑,失皇帝礼仪,乱汉制度”被废,贬回昌邑,削掉王爵,史称“汉废帝刘贺”。《汉书》称刘贺受笞27日,做了1127件荒唐事。《汉书》,又是《汉书》,数学好的同学可以扳着手指数算平均下来是不是不眠不休也要每个小时做两件荒唐事,可见史书有时也荒唐。还是苏东坡的评价更为中肯,他说:“此其有谋明也”。说白了,被立被废都只不过是背后的权利斗争。刘贺被废回到封地,郁郁寡欢,后被汉宣帝赐为“海昏侯”。海昏侯?是不

西安学习有感

◎王明国

2019年冬天,我们来到西安,在陕西师范大学,我们聆听大学中庸师说,聆听大师的教育解读,观察西安教育的优点。这里,是中国古城,这里,有北方的白杨,有南方的梧桐,这里,有北方的豪迈,有南方的风月,这里,不算冷。这里,有西安交大,有西北大学,有陕西师大。这里,我们感悟路遥,感悟废都,感悟古文化。这里,我们学到了大教育,大宣传,大格局。西安,很好。作者单位:教育体育局

作者单位:区人民法院

拆迁家庭风波(微小说)

◎呼怀军

县城棚户区改造的征收公告一经贴出,地处拆迁区内的五金厂家属院就热闹起来了。可是住在这里的老刘家刘老太却犯了难。

刘老太78岁,自五年前老头子因病去世后,高血压糖尿病就多病缠身,身体状况不太好,一直离不开吃药。虽说她腿脚不太利索,但好在人脑子不糊涂,生活能够自理。独居的她,住的是单位分配的两间房改房,面积不大,连附属房在内也就是五六十平米的样子,若按拆迁政策补偿,满打满算也就是六七十万元。对于这次拆迁,刘老太倒不是因为这把年纪拆迁搬家作难,而琢磨着是要钱还是要房,最头疼的是怎么给儿女好交代,一时拿不准主意。

刘老太有一儿一女。女儿作为老大温柔贤淑,非常孝顺,虽然生活在百公里外的省城,可经常接老人去常住。就是在老人住不惯回老家后,她也是隔三差五大包小包的回家探望。儿子在县城,住的距刘老太一华里近远。但儿子自小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娇生惯养长大,很不孝顺。依靠爹妈买房娶妻,又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那句话。两口子三十好几的人了也不找个正经工作,算计的就是老妈那点退休工资。儿子要么不回家,要么回家就是要钱,有时一两个月回不去一趟。不过,自拆迁公告后,他就回家勤了。

这天,儿子小两口买着东西回家。吃着老妈做好的饭时,儿媳妇说话了:“妈,咱家的房子拆迁您老是怎么想的啊?是要钱还是要房啊?”老太太反问道:“你们咋想的啊?”儿媳妇一听有门,接着道:“要房好!房价这个涨价,要钱不合适。”之前小两口算计过:姐姐管妈多,总感觉妈偏袒姐姐。如果要钱肯定会分给姐姐一些,自己不就吃大亏了。而要房

就可以把房产落到自己名下,那样吃不了亏。刘老太看出了他们的心思,说道:“要房,你姐姐咋交代啊?”小两口一听果真还考虑姐姐的一份呢,儿子接着说:“我姐是外人,谁家把胳膊肘外拐,家业往外送啊?”刘老太一听来了气:“你姐姐也算外人,有哪个外人像你这么顾家顾我啊?你们别绕弯子,就直说咋想的吧。”儿媳妇:“还能咋着!房子就应当归我们啊。”老太太:“这样吧,房子你们要,可也得为你姐姐想想啊。我听说拆迁奖励和房子比少很多,就把奖励给她吧。再说我也得留点养老钱啊!”儿媳妇寻思着:她要是奖励,我们房子的装修费哪里来啊?她戳了戳身旁的男人,儿子似乎明白了说:“这个不行,奖励也要给我们,以后或许您有个大病小灾的还需要急用呢!”刘老太这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们这是要咒我死啊!做人得凭点良心,你们管我什么了!?就是今天你俩来还是要我伺候啊!”她越说越来气,把饭碗往桌子上一撇说道:“都给我别吃了!滚!”一场少有的家宴就这样不欢而散。

自那顿饭后,刘老太一气就血压升高,感觉头疼胸闷,是女儿电话得知后将她送进了医院……

三个月后,刘老太家的房屋拆迁如期完成。儿子小两口如愿以偿的要到了回迁房和全部奖励。

刘老太出院后被女儿接到了省城。就在到女儿家的当天晚上,老太太拿出一个定期存折交给女儿,说道:“这是我和你爹这辈子全部积蓄,有120多万,你拿着用,算是我以后的养老钱吧!”

这正是:不孝之子昧天良,只要房子不要娘。利欲熏心穷算计,丢瓜捡枣落荒唐。作者单位: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雨有些劳累
疲惫地行走
在风里
缓缓地

喜鹊孤零零地
站在树上
一声一声叫着
收集着冷风里的热量

麻雀不慌不忙地动着
是在忘却烦恼
还是吐出平静里的自然

风刮得更猛
冬天真的来了

冷吗
我有些不能自己
看着远方
有淡淡的亮光

初冬

风
不可阻挡

一阵一阵
像是赛跑

阳光
疲倦不堪
一丝一毫
不再耀眼

跳动的喜鹊
模模糊糊
叫着

时光不老吗
梧桐叶
落满了地

该是
时光荏苒

跑动的孩子

冬韵(外二首)

◎孙永泽

仿佛昨日重现

是时光倒流吗
午后的阳光
瘦了
一圈一圈

秋天就这样去了

突然
风就凉了
霎时
天就冷了

秋天就自然地去了
秋天在吗

我安静地
遥想着心底的往事

我孤独地
守望望着天边的寒星

我傻傻地
憧憬着梦里的甜蜜

一切都在
却又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一个将要离去的秋天
是否走得又快

我不晓得
一个不再来的秋天
是否还会重来

我会记着
这个不再有的秋天
我会忘记
这个秋天的恍惚
秋天就这样去了
秋天还会再来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

娘

◎王培培

一时兴起,还能哼上几句。娘的影响力是不能小觑的,我们家里的老老小小都能陪她看上几段。

老家的院内的小山楂已经结果,红红的山楂果就像一个个小灯笼,玲珑的身姿,映的人脸都是红润润的。

娘是个念旧的人,和老家有着很深的感情,打从和爹结婚,到孩子长大成人都在老家生活,老家的人,老家的物,都已烙印在娘的心里,不会忘也不能忘。不忙的时候,娘总会唠叨着回去住几天,与老家的人见面,聊聊天,把小院里的草除掉,把小菜园里的菜浇浇水,一切打理完毕,才停下来休息休息,满意的看着自己整理好的小院。仿佛在打量着阔别已久的老朋友,亲切的感觉涌上心头。

门口透过阳光的树叶,不再是墨绿,而是美丽的黄。枝头鸟儿的歌声远去,只剩下快乐的顽童。美丽的秋是硕果,美丽的秋是安定,美丽的秋是娃娃脸上那一朵温暖的红。秋天是个美丽的季节,更是收获的季节。娘

一生的劳累,换来了幸福的大家庭,孩子们都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追求。这是最值得娘高兴的。娘的一生,都在为孩子付出,像万万千千的母亲一样,爱着孩子们,把一切都奉献给孩子们。娘的故乡名叫甜水井,那里的地下水真的很甘甜,就像是泉水一般。这座美丽的乡村,是娘出生的地方,也是表哥和表姐长大的地方。

表哥还没满月,妈就去世了,这成了娘放不下的牵挂。抱着年幼的表哥,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随着年岁的增大,孩子们都很想念她,每年都会来看望她。

娘的一生都在疼爱孩子们,自己不舍得吃,不舍得穿,都留给孩子。有了孙女儿,娘还是坚持着那份爱,每天无怨无悔的照顾着她,不管刮风下雨,都会准时在校门口等着她。娘这份温暖的爱,换来的是我们的儿女对老两口难舍难分的情感。我很庆幸,我们的孩子,能在这么有爱的大家庭里慢慢长大。

不知不觉,与娘相处已九年时间。她的无私感动着我,勤劳激励着我,善良感染着我。不由得暗下决心。要做像娘一样的人。把爱慢慢播撒,种进孩子们的心田。相信爱,播种爱,收获爱,永远留住心底里的那份真情。

作者单位:孙耿街道中心小学

知道到底是谁家的了!连这野地里跑的狗,也忘不了家。现如今,这人连畜牲也不如了!”

柜子手持了扁担站在那,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睛却是不停地在燕子的脸上移到她凸起的肚子上,又从肚子上移到脸上。他似乎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是什么也没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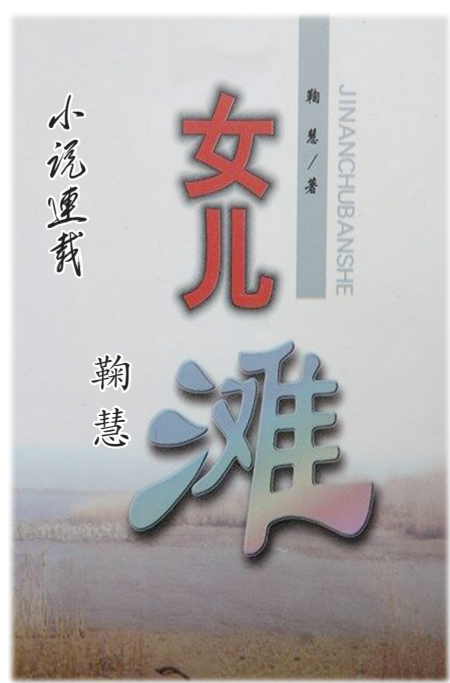
燕子看在眼里,心里不由一阵疼痛。对着柜子娘,她尽量把声音放和缓了些:“娘娘,你咋骂都行,可你该先问问柜子,这孩子到底是谁的种!”

柜子看看燕子,又看看他娘,然后低下了头,要找个地方钻进去似的,却是什么也没说。

见儿子不言声,柜子娘的火气更大了:“现如今这样了,赖到俺家柜子上去了。欺负人也没有这么欺负的!”

燕子什么也没再说,推上车子朝前走去。背后,随风传来柜子娘的骂声:“没脸没皮猪狗不如的东西,当了俺柜子二十多年的媳妇,吃俺喝俺穿俺多少啊,把你这块破地养肥了,你让人家在上头胡耕乱种的,让那些猪啊羊啊胡吃乱啃的,从今往后,别和俺家的人说话,俺怕沾上脏气。往后,咱谁也不认得谁……”

柜子娘骂着骂着,一阵伤心,坐在地头上,大声嚎哭起来。



爹娘还是回到了屋里,各坐在一把椅子上,一边哭着,一边数说着燕子的种种不对和做父母的艰辛。燕子坐在一架折叠椅上,眼睛望着门外那隐隐时现躲躲闪闪的一个个身影,眼前,却是柜子爹那因气愤而变得铁青的脸和柜子娘那鄙夷的目光。

燕子是在堤坡下的麦子地边上遇到柜子一家的。当时,柜子和他爹娘正在麦田里套种棒子。柜子挑水,他爹刨坑,他娘点种,一家人干得有条不紊。燕子走到跟前才看见是他们一家。

自从得知燕子怀孕后,柜子娘把在心中发酵了二十多年的爱,一下酿成了彻骨的恨。她实在无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从前的那些风言风语,那些关于燕子与徐副镇长的言传,一下填满了她的心。亲闺女般对待的燕子,怎么竟走了这一步呢?她也曾虎着脸询问过柜子,可在那众多的谣言面前,柜子对着娘的目光,也有些犹豫不定了。

柜子娘的心,被谣言撕裂了。燕子走过来,与往常一样,同他们打着招呼。三个人几乎是在同时抬起了头,望着面前的燕子。柜子爹的脸由青变黑;柜子的脸由红变白;柜子娘把寡白的一张脸拉得更长,从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然后直视着燕子的脸说:“这地里的棒子、麦子的,都有个主有个家的。胡收乱种的,都不

上来,她说不准这是对往昔的留恋还是弃之而去之后的一种解脱。

是这河滩将她养育成人,她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在对河滩怀有感恩之情的同时,一种怨恨,却越来越浓地在她心中生成……

春柳和燕子是差不多脚前脚后地回到苇子圈的。春柳因为冷麦苗的一笔业务,在省城待了一段时间,燕子的事,她还是刚刚听说。

春柳坐着那辆黑色奥迪爬上房台的时候,燕子家的“战争”刚刚开始。春柳回到家交待了几句,不顾家里人人的劝阻,来到燕子家时,燕子的爹娘已回到屋里,正坐在椅子上边哭边数落着。见到春柳,燕子娘的泪更是起劲地往外流。看看春柳想想燕子,越比心里越难过。这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俩闺女,命咋那么的不相同呢?老天爷呀,你太不公平了!

春柳柔声劝着越哭越凶的燕子娘,劝了好大一会儿,总算把她劝住了。春柳轻轻拉拉燕子的衣袖,示意她出去。两个人相跟着走出了家门。

“到俺家去坐坐吧,咱俩好久时间不见了。”春柳静静地望着燕子,轻声说。

春柳领着燕子来到了她以前住过的屋子,关上门,两个人面对面地坐了下来。(105)